

《论总纲》选批

上海市财政局三分局理论小组

前 言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编写的。《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这篇反党文章集中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一系列讲话，明目张胆地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大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进攻。邓小平曾对这篇洋洋万余言的奇文寄予颇大的期望，把它作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拳头”。但是，这个“拳头”还来不及“打出去”，就被捉住了，成了他翻案复辟的罪证。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对照邓小平的反动言行，对《论总纲》这篇逻辑混乱、矛盾百出的大毒草进行了逐句逐条的剖析，剥去它的伪装，还它的真相。下面是对其中一些主要段落的批判。

駁所謂“各項工作的總綱”

【原文】

“与此同时，毛主席提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执行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团结胜利路线，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批判】

这段话是《论总纲》的核心，是整篇黑文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它是《论总纲》在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之后提出来的。在这里，邓小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连形式逻辑都不讲，连个推理都不要，硬是用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等同起来；把党的基本路线，同党的团结胜利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列起来，等同起来；并一下子变成“三项指示为纲”，变成全党全军全国今后二十五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种“一纲即三线”的说法，真可谓是道地的修正主义的卑劣伎俩。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奋斗目标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

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这个基本纲领，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生命线。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就是要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党的最终目的，解决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问题。而邓小平却妄想以“三项指示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我们要执行党的团结胜利的路线，搞好安定团结，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否则这种安定团结是没有基础的。我们要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发展国民经济，同样必须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批判修正主义，开展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否则经济建设工作就会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就一定要在各项工作中提起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

駁所謂“檢驗學習理論的唯一標誌”

【原文】

“我們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成績，是好是壞，是大是小，檢驗的唯一標誌，就看我們是否應用這種理論，就看

我们在应用中，是否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

【批判】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就是要掌握和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这是检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好坏的唯一标志，此外，再无别的标志。而《论总纲》的炮制者却别有用心地提出了另外一套所谓检验理论学习的“标志”。这个“标志”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段话的下文为炮制者作了注脚，这就是所谓“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和“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这就完全歪曲和否定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根本目的。他们虽然也提到了“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但这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邓小平根本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提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作为检验理论学习的标志呢？事实上，《论总纲》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是走资派的问题，在文章中都消失得无影

无踪。这不是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又是什么呢？在他们的心目中，难道还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地位吗？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邓小平的所谓“唯一标志”，就是企图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纳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轨道，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因此，《论总纲》的所谓检验理论学习的“唯一标志”，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彻底背叛，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

駁所謂“反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敵人”

【原文】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批判】

贼喊捉贼，倒打一耙，这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为了实现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所惯用的伎俩。邓小平也不例外。《论总纲》所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有其反动的特定含义，指的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论总纲》用心险恶地把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

人”，同叛徒、卖国贼林彪联系起来，把林彪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行径，一股脑儿地统统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相反，对那些篡改、攻击马克思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资产阶级，却百般保护，竭力美化。可见邓小平的爱憎是何等分明！

必须指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都是极右，是一个门档子里的货色。《论总纲》为什么只提“继承林彪的衣钵”，而避而不提“继承刘少奇的衣钵”呢？这主要是妄图用所谓“继承林彪的衣钵”来影射和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影射和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还因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人民群众都清楚地知道，追随刘少奇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同刘少奇一起，抛出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充当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如果提出“继承刘少奇的衣钵”，岂不是不打自招了吗？所以，《论总纲》对此绝对忌讳。岂止忌讳，而且千方百计地掩盖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是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但这是徒劳的。大量事实说明，正是邓小平，继承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正是他，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混淆纲目关系，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他，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诬蔑为“积重难返”；正是他，散布谣言，制造混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邓小平的“贼喊捉贼”的卑劣手法，只不过是暴露了他自己，使人们看清了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挂帅人

物，是如何阴谋分裂我们党，分裂群众，疯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论总纲》这一段里所说的，“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这正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自画像！

駁所謂“打派仗”

【原文】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

【批判】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在毛主席的率领下，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的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对于这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论总纲》却污蔑为“长期”“打派仗”。邓小平不是说过，“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吗？这就充分暴露了邓小平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总头目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再一次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反动立场。

最能暴露邓小平的罪恶用心的，就是他们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既污蔑为“打派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前进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历史上儒法两家的斗争，实质上也是前进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邓小平把这种斗争污蔑为所谓“打派仗”，这就充分说明，邓小平不仅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且还顽固地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为儒家翻案，堪称为现代的翻案狂！他们笔下的所谓“反派性”，实际上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血腥地镇压下去。他们不只是这样说，而且确实是这样干了。对于这种翻案复辟狂，我们必须长时期地保持警惕。

对于搞资产阶级派性。无产阶级历来是反对的。今天，正是邓小平自己，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保护党内走资派。人们清楚地看到，他重新工作后，就到处网罗“人材”，组织“还乡团”，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人们更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初期，不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在短短五十几天内，大肆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弄得“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满天飞吗？而一小撮叛徒、特务却弹冠相庆，逍遥法外，那些党内走资派则利用手中权力挑动群众斗群众。因此说，不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资产阶级派性这顶帽子还是给邓小平自己戴上正合适。采用嫁祸于人，倒打一耙的手法，是掩盖不了他的

豺狼本性的。

邓小平所指的“打派仗”，是对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同走资派斗争最坚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极大污蔑。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邓小平是恨得两只眼睛都会出血的。因此，他污蔑文化大革命是“派性”斗争，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转移斗争大方向，挑拨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这并不奇怪，正是他的反动本性的暴露。这也从反面提醒我们，一定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駁所謂“階級分析”

【原文】

“由此我们应当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在阶级社会里，对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例如，对‘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又例如，对‘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再例如，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

【批判】

这是《论总纲》打着革命的口号，贩卖修正主义私货的又一典型。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则是我们党坚持开展两个阶级、两个路线

斗争的锐利武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坚持反潮流的马列主义原则，运用“四大”武器，发扬“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造反精神，从而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所有这些，都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的。而《论总纲》却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对此作所谓“阶级分析”故意制造混乱，企图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其结果，却暴露了邓小平自己的马脚。试问：

资产阶级敢让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吗？从来就不敢。他们为了维护极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害怕人民革命就象害怕自己的灭亡一样。他们打出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只不过“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对于人民革命运动，资产阶级从来实行的是残酷镇压。

苏修敢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吗？勃列日涅夫之流害怕点火自焚，唯恐苏联人民起来革命造反，推翻其反动统治，决不让人民群众享有丝毫的民主权利。只要谁一开口就会被送进“疯人院”、关进监狱，遭到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还说得上一什么贴大字报？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动员起千百万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只有坚持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掌握和运用。而《论总纲》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污蔑革命群众造走资派的反造错了，反潮流反错了，“四大”搞错了，这难道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吗？不！这是以“阶级分析”为借口，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进行全盘否定，全面翻案，全面进

攻。

駁所謂“殊途同歸”

【原文】

“林彪推行形左實右的修正主義路線”。

“林彪一類政治騙子表面上同劉少奇相反，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實際上同劉少奇殊途同歸。”

【批判】

《論總綱》打出“批林”、反“左”的旗號，其實質是攻擊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掩蓋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

眾所周知，林彪反黨集團為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炮製了反革命武裝政變的《“571工程”紀要》，建立了反革命的大小艦隊，最後竟喪心病狂地企圖謀害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事實很清楚，林彪推行的是一條極右的修正主義路線。黨的十大對此早有定論。《論總綱》的炮製者，卻擺出了一副“理論權威”的架勢，宣稱要重新“總結”“同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鬥爭的經驗教訓”，別有用心地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說成是什麼“同劉少奇相反”，是“另外一個極端”，實際上就是妄圖把林彪修正主義路線說成是“極左”路線。然後，聳人聽聞地提出必須“徹底肅清”所謂“左”的“流毒”。這是明目張膽地翻黨的十大的案，是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惡毒污蔑和攻擊。

鄧小平所謂“左”的流毒不是別的，他所指的正是偉大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的革命变化，正是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正是这场政治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挖出了一小撮叛徒、特务、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极大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锻炼和教育，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开拓了广阔前景，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新鲜经验。这一切，在邓小平的极右立场上看来，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完全搞错了，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极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极左”，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也是“极左”。一句话，在他眼里，凡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党内走资派斗的统统是“极左”，不是吗，邓小平在看电影《春苗》时，不等看完，就恶狠狠地斥责为“极左”，拂袖而去。可见，邓小平的所谓“反‘左’”，就是为了反对和攻击一切批判修正主义、斗争党内走资派的革命行动，并以此来掩盖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就是《论总纲》打着“批林”、“反‘左’”的旗号，把林彪同刘少奇说成是“殊途同归”的罪恶用心。

駁所謂“徹底揭露”

【原文】

“我们必须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特别是在那些被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和单位，更要广泛地、充分地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彻底揭露他们袭用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

【批判】

在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中，煞有介事地对革命对象开了一张“清单”，作了一番“彻底揭露”。但在这张无所不包的“清单”中，独独不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党内走资派。

是走资派不走了吗？当然不是。是邓小平害了“健忘症”吗？更不是。原来，绝口不提走资派的人，自己就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这个邓小平，重新工作伊始，走资本主义道路特别起劲；正是这个邓小平，“念念不忘”他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结下了不解之仇”。但是，邓小平对走资派这个词就如同阿Q对自己头皮上的癞疮疤一样，不仅自己讳莫如深，而且还不准别人说，谁要是提起党内走资派这块他心头上的“癞疮疤”，他就要骂你“听到风就是雨”，跟你“拼老命”。所以，在这张“清单”中不见走资派，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邓小平妄图把文化大革命这一铁案

翻过来的伏笔。

更为重要的是，《论总纲》在革命对象中抹去了走资派，这就歪曲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而《论总纲》中提到的这种或那种分子，不过是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党内走资派的附庸。没有党内走资派，那些人就失去了核心和挂帅人物。而革命人民如果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看不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看不到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那就失去了斗争目标，不能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这样看来，《论总纲》对于革命对象的所谓“彻底揭露”，实质上不过是“彻底掩护”的代名词而已。它的目的是混淆视听，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过关，以便他们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这就是邓小平及其《论总纲》的真实用意。

駁所謂“只讲革命，不讲生产”

【原文】

“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早就有人宣扬过。”

【批判】

《论总纲》在这里再一次玩弄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故伎。先是捏造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是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究竟是谁“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明明是邓小平自己搞修正主义，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却反把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搞好生产的正确路线污蔑为“形而上学”，把自己则打扮成十分关心生产的样子。这是骗不了人的。我们与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不在于抓不抓生产，而在于用什么路线去抓生产。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抓革命，促生产”。只有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生产，才能促进生产的飞速发展，这是为我国解放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历史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一条真理。而邓小平口口声声讲的“生产”，只不过是早已批判过的唯生产力论的老调重弹。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他心目中的所谓“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如果我们按照他的那一套去做，不管“白猫、黑猫”，不讲无产阶级政治，不讲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滑到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泥坑，即使搞成了“现代化”，也只能是为资产阶级作嫁衣裳，其结果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段黑文还暴露了邓小平十分害怕人们批判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很怕被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这正说明反动的唯

生产力论是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这顶帽子戴在他头上，谁说不合适？

《论总纲》还别有用心地提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用以影射和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用意十分刻毒。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三年就严肃批判了那种认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论点，阐明了经济建设和政治革命的关系，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政治统帅经济，革命促进生产，是毛主席一贯的光辉思想。邓小平的恶意诽谤，只能暴露他一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阶级本质。

駁所謂五个区别的“标准”

【原文】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批判】

《论总纲》全文一共引用了革命导师语录五十四处，无

一不是断章取义、篡改歪曲、为我所用。有证明吗？这凡就是一例。《论总纲》在这里歪曲引用了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语录，想以此使他们贩卖的修正主义货色“一下子就站住脚”。然而，可悲的是，不仅脚跟站不稳，反而在断章取义的拙劣表演中暴露了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机会主义嘴脸。

请同志们注意列宁说这段话的特定环境。当时，苏联经济遭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严重破坏，主动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曾明确指出：“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列宁选集》第4卷第582页）显而易见，列宁这段话的本意在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论总纲》公然将这一句话歪曲为政治要落实到经济，其拙劣手法和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让我们再认真读一读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被《论总纲》拦腰斩去的那后半段话：“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这是十分明确的。只有解决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矛盾，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消灭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正是毛主席强调的革命真理。

《论总纲》这样不择手段地歪曲、篡改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其目的就是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的科学论断，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兜售反动的唯生产力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

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社会革命，总是片面夸大生产力的作用，否定生产关系的反作用。邓小平也完全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不承认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必要性，鼓吹生产好就是政治好。总之，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在这里，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本相暴露无遗！

駁所謂“生产斗争和科学

实验的特殊矛盾”

【原文】

“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解决了这两大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矛盾，也还需要我们进行艰苦的努力，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来研究和解决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特殊矛盾。”

【批判】

这里颠来倒去地讲了三大革命运动的所谓特点和规律，说什么“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等等，似乎《论总纲》的炮制者很懂得事物矛盾规律的精髓。但人们切不可上当。这段话的关键，恰恰就在“不等于”这三个字。我们只要看一看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和反对在科技界提无产阶级

专政的言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论总纲》提出的所谓“不等于”，其实质就是否定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领域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在生产领域和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都是受阶级斗争制约的。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还用“纲举目张”的形象比喻，阐明阶级斗争推动各项工作前进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生产和科技领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事实上，在生产领域和科技领域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是十分激烈的。生产领域执行什么路线，依靠谁的问题；科技领域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題，都说明了生产领域和科技领域最根本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要解决生产领域和科技领域的特殊矛盾，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这些领域的特殊矛盾，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论总纲》大讲其“不等于”，其实质就是否定“纲举目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阶级斗争对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否定党的基本路线，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駁所謂“严格的規章制度”

【原文】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

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决不能把它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更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切规章制度看成是‘管、卡、压’。”

“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

“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发展，反映这种发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符合这种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则要求人们及时地加以改革。否则，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

【批判】

社会主义大生产当然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我们主张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管、卡、压”。修正主义的那一套“管、卡、压”的规章制度，束缚工人手脚，阻碍生产力发展，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工人群众的抵制和批判。

在阶级社会里，企业的规章制度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阶级关系。这才是核心问题。《论总纲》竭力回避这个本质问题，侈谈什么责任制是规章制度的“核心”。他们不讲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的本质区别，抹杀规章制度的阶级内容，公然在规章制度问题上把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完全等同起来。这种谬论，是彻底代表资产阶级的理论。

《论总纲》竭力鼓吹什么：“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

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请问：这样“严密”下去，究竟要把工人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工人究竟是工厂企业的主人，还是奴隶？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是愈来愈不灵了？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是压迫、榨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血汗的制度。资本主义愈发展，就愈要严密地压迫工人，甚至连电视、电子仪器等都被用来监督工人，连工人拉屎撒尿也都分秒必计，如有超越，就要受到各种惩罚。《论总纲》居然把这种垄断资产阶级“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列宁全集》第18卷第594—595页），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硬要我们社会主义企业也要接受这套货色，难道还有比这更赤裸裸地主张复辟资本主义的吗？这不是要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又是什么？邓小平图穷匕首见，在这里连个“相对依靠”的幌子也顾不得了，真是淋漓尽致地活现了他这个奴隶总管和资产阶级老爷的丑恶本相。

駁所謂“整頓”

【原文】

“我们必须以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这次整顿的目的，是为

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为了迎接明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

【批判】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使各条战线出现了一派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党的九大、十大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深刻的总结。可是，《论总纲》却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党的九大、十大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不算数了，文化大革命搞糟了、搞乱了，因此，必须按照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来进行“整顿”。

《论总纲》象老虎吃天一口气讲了九个“整顿”，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军队，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什么都要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整顿”，简直是天罗地网！怎么“整顿”呢？他们说“重点”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甚至狂叫要把“领导权夺回来”。真是杀气腾腾，一副十足的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的腔调。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谓的“整顿”，无非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用党内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各方面的工作，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如果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论总纲》假惺惺地说什么，“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对了，应改

为“扼杀和取消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才名副其实。可是，且慢！老虎是吃不了天的，邓小平的嘴张得再大，也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一口吞没。倒是会把咽喉哽住，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駁所謂“党性強、作風好、能團結人”

【原文】

“这些领导班子，必须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由能够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的同志组成。这些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敢于领导，敢于斗争，敢于向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作斗争，敢于向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作斗争，敢于向一切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

【批判】

大凡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必然要拉山头，搞宗派，推行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在这个问题上，《论总纲》又不得不添上几句自己很不想讲的话，同时又不得不删掉一些自己很想讲的话，用更狡猾、更隐蔽的手段向无产阶级进攻。在这里，他们虽然提上了一句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但笔锋一转，马上就抛出了所谓“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等三个标准，作为领导班子成员的条件，完全篡改和否定了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条件。《论总纲》提出的所谓三个标准，是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的。经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人们不是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所谓

“党性”，就是能够“高举骨头”、“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的疯狂性；所谓“作风好”，就是善于阳奉阴违，风头上认错、风过就翻案的资产阶级两面派作风；所谓“能团结人”，就是能够纠集那些“横下一条心”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用资产阶级的标准来篡改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条件，这并非是邓小平的什么新创造，而是道道地地的继承了刘少奇和林彪的衣钵。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里和黑“六论”中，就恶意篡改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林彪也曾用所谓“高举”、“突出”、“干劲”等等，来取代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论总纲》提出的三个标准，不讲马列，不讲路线，不讲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完全适用了资产阶级的需要，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标准。

在领导班子问题上，邓小平强调“突出一个‘敢’字”。在《论总纲》中，什么“要敢字当头”，“敢于领导”，“敢于斗争”，……一口气讲了六个“敢”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呢？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已为他们的“敢”字作了最好的注脚。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要为夺回失去的天堂而拼死反抗呢！所以，对于他们所鼓吹的这种“敢”字，人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而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今后，党内资产阶级当然还要继续“敢于斗争”的，但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早已擦亮了眼睛，如果他们还要耍弄什么花招，必将给予更加沉重的打击。

（原载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文汇报》）